



這一夜，誰來說故事？

文：妙思

「小時候，我們總喜歡圍坐街角，聽講古佬說故事，這種幾近消失的城市風景，即將再現……」這是故事分享會《傳說我城》的宣傳文字。始於去年六月，故事人雄仔叔叔（阮志雄）於每月第三個星期三，都會在藝術中心 The Bookshop 帶領講故事，重塑榕樹頭講古的人文風景。

故事作為集體創作

《傳說我城》的名字改得好，意謂傳講我城的故事，而「傳說」作為名詞，有謠言與傳奇的意涵，為「故事」披上一襲神秘的面紗。故事，可以是真實歷史、個人軼事，也可以是民間傳說、寓言及神話。我城的故事，令人聯想到特區政府近年多項清拆及重建工程、文化保育及一連串的社會運動。《傳說我城》的主流論述，多以此為潛背景，其中夾雜了個人對故鄉的懷緬、童年往事的追憶及生活點滴的感悟。

聽眾們當然不會如雄仔叔叔擁有魔法般的語言能力，能繪影繪聲，把故事說得引人入勝。大家所分享的，與其說是「故事」，倒不如說是「往事」更貼切，而更多時候

只是無頭無尾的「情節」。例如，雄仔叔叔講從前跟隔離屋細路交換波子、踢西瓜波的故事，就引來中年聽眾講述在荔園遊樂場玩耍的童年往事，繼而有長者憶述在荔枝角海灘扒艇仔拍拖的情節……若抱著看表演的心態而來，你可能會失望，但若抱著參與的心態，你會慶幸各路英雄均門外漢，若想即興說上「兩嘴」，也不至有太大壓力。

故事作為藝術治療

我城人心燥動，忙碌與追趕生活差不多是每個人的寫照。把「忙」字拆開便是「心亡」二字，心死的意思；而故事，可以是良藥。聽大伙兒氣定神閒的講故事，細說從前，是一種緩慢哲學，似在宣告：香港人，你急甚麼呀？人生的路可漫長呢，還是慢慢走，說說故事，欣賞一下沿途風光吧！

追源溯本，傳說是一種族裔集體思維的反映，透過神怪故事，間接對當權者或社會不公義事件作出批判。雄仔叔叔曾編作深山大野人的故事，以警喻我城移山填海、斬伐不斷之巨變；亦曾編作正確老人的故事（唔係聖誕老人），以諷刺趙連海的冤獄。這些隱喻故事扮演著如電視節目《頭



條新聞》或報章怪論的功能，使不平事成為嘲笑對象，紓解公眾的鬱結。

故事作為口述歷史

誠言，我城滄海桑田，很多具有歷史價值的物事正以驚人的速度逐漸消亡，口述歷史扮演補缺的角色，補正史記述的遺漏，同時為歷史作多元視點的演繹。官方歷史多是從政治、經濟角度出發的宏大敘事，多記述豐功偉績，甚或將某些歷史刪除；要搜羅文化、民生、家族史及地方志等，就得靠口述歷史。榕樹頭講古，本身就是一項值得傳承的歷史文化遺產，而《傳說我城》為香港口述歷史作一站式的蒐集與發佈，實在彌足珍貴。The Bookshop 每次都把特別的故事記述下來，作為下一個月故事聚會的宣傳文字，使這些珍貴的口述歷史不獨付笑談中，是令人欣喜的做法。

（節錄自《C for Culture 文化現場》
網站：cforculture.com/contribute_detail.php?id=24&lang=zh）

雄仔叔叔

於1994年成立「慢慢走故事坊」，到過幼兒園、中、小學及特殊學校講故事，帶創作班，為成人辦工作坊；2007年始於香港電台第五台的《床實故事》開咪。六月雄仔叔叔將演出獨腳故事劇場，詳情見劇場網誌：breadnblackroses.blogspot.com

The Bookshop

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，書種中英文並重，包括表演藝術、視覺藝術、攝影、建築、插畫、詩歌和兒童書，還有談書的書等。除每月一次的「英語讀劇」和「傳說我城」，還定期舉辦其他藝術文化活動。

網頁：mccmbookshop.wordpress.com

《傳說我城》詳情見第41頁